

明
清
十
大
家
尺
牘
五
五

尤西堂尺牘目錄

賀督學程太史啟

賀張太守啟

賀嘉定劉明府啟

賀劉黃門啟

謝新安友人惠墨茶啟

夏日謝送團扇涼枕啟

謝人餽樂啟

代陳相公答馬總督啟

上龔總憲書

再上龔總憲書

上曹通政書

與宋荔裳憲副書

答周侍郎書

寄王大宗伯書

寓陳大司空書

公致王孝廉書

公留剖公住山書

公請物外禪師書

答蔣虎臣太史書

答蔣虎臣太史書

答黃九烟

答王阮亭

答王阮亭

答宋荔裳

追薦諸亡友啟

遺亡友湯卿謀書

戲與瑤宮花史書

尤西堂尺牘

賀督學程太史啟

伏以翰林遍華蓋。文星朗耀于西京。綸閣對紫薇。日月高懸於北斗。借判花之大筆。論定千秋。懸視草之弘文。起衰八代。木天動色。水鏡增輝。恭惟某官鳳披仙姿。龍眠瑞氣。兩夫子之理學。能世其家。太史公之文章可華於國。風搖鈴索。秉歸院之金蓮。日上花磚。吟翻階之紅葉。紫誥裁三篇。久仰儒宗。黃麻似六經。允宜師範。特膺簡命。爰執文衡。暫謝承明之廬。來設扶風之帳。春風夜雪。依然顧顙門牆。秋露晨泉。蔚矣卿雲。河漢彬彬文質。將還商周盤誥。之遺落落風塵。頓洗燕趙悲歌之碧。採輶軒者十五。必首周南。取駢牝之三千。遂空冀北。他年河朔。並照青林。此日關中。遙瞻紫氣。職擁書吳下。捧檄遼西。頗懷合組之思。生逢裸壤。雅慕鳴琴之治。遠適蠻鄉。瘦馬獨吟。窮魚堪賦。幸戴二天之覆。兼叨一日之知。地附桑梓。溪分桃李。三年魚素。曾達龍門。百尺鸞坡。還親臯座。未及望塵而拜。敢先削牘。以迎敬俟。下風。伏祈台照。

賀張太守啟

恭惟某官三載名家。兩京雅望。山陰道上。著令鷄鳴鶴之木。夕宿班中。擅轉筋筭鞭之敏。競千巖而爭萬壑。胸吐青虹。襟三江而帶五湖。眼空白馬。遂轉熊軾。爰剖魚符。朱幡飛香。水之溪皂。益駐錦帆之里。衙時龍戶。歌舞鷄陂。上日馬人。奔趨鵝市。黃堂烟雨。獨吟畫戟之詩。翠幙管絃。皆奏哀衣之操。一襦五袴。宛然麥秀家風。五馬雙旌。正爾尊羹勝地。此十萬戶之福也。其二千

石之良乎。治某吳下阿蒙。方外司馬岸情將軍之石。目斷吳山。杖藜孤竹之祠。懷深燕市。班荆疇昔。每思霖雨三年。望氣今朝。又喜福星一路。兩地之交如故。二天之載可知。龍門在望。悵虛竹馬之迎。虎阜載馳。敬走素魚之寄。薄申燕賀。仰冀鴻涵。

賀嘉定劉明府啟

恭惟某官天半朱霞。雲中白鶴。青藜照譜。姓氏著于三韓。黃絹裁文。聲名騰于孤竹。學優則仕。國爾忘家。上體天子已飢已溺之心。下憫斯民靡室靡家之苦。解衣推食。待以舉火者百家。秣馬脂車。其究安宅乎千里。遂使鳩形鵠面。胥為豐沛之民。因之華轂朱輪。首擢范陽之令。爰飛一鶴。夙駕雙鳬。製五袴于疁城。播兩岐于練水。應念賣絲糴穀。易地皆然。何難簞食壺漿。舉斯加彼。治弟本家吳下。遠宦遼西。繪流民之圖。有心鄭監。吹寒谷之律。無術鄒生。每歎仁人長者之用心。能使鰥寡孤獨之得所。何幸北平之荒穀。復為南國之甘棠。桑梓皆華。黍苗如雨。門連白馬。竚看騎馬之迎。塞絕盧龍。未遂登龍之願。敬修東帛。先遣雙魚。敢云置之袖中。幸勿麾之門外。

賀劉黃門啟

恭惟某官裡首文章。魚頭梗榮。越石清剛之氣。日映青蒲。更生慷慨之風。霜寒丹匱。龍批不遲。九重嘉封事之忠。多觸何辭。四海知彈文之正。身輕似葉。名重如山。誠敵歸來。方有清露新桐之樂。深宮寤歎。已懷疾風勁草之思。封檢日邊。賜還天上。召賈生于宣室。還收痛哭之書。起謝

傅于東山。獨擅風流之譽。蒼生繫望。烏府增聲。某素仰斗山。幸親衡宇。索米長安之日。曾掃龍門。懸弧初度之辰。恭承兕爵。思趨松徑。喜御蒲輪。天子有爭臣。吾將洗樽而祝聖朝無闕事。公且焚草以行。願聽鳳凰之鳴。薄申燕雀之賀。敬當負斧。佇俟彈冠。

謝新安友人惠墨茶啟

文房太守。墨號玄香。花苑通侯。茶封不夜。代郡爰稱鹿角。建溪厥印蟬膏。松烟出自廬山。石花產于蒙頂。兼斯二妙。獨有新安。烏聊山下。九作龍紋。靈巖洞中。片如玉乳。喜頌雙箋。足染三纓。驚試一旗。遂消七碗。墨云黑。茶云白。價並千金。茶則新墨。則陳香同三昧。傳家烏玦。如看劍脊之花。供佛紫草。不數穆陀之樹。中山管子。對此忘形。陽羨書生。聞之短氣。試將墨汁。波及右軍之池。并取茶經。寫在仙人之掌。

夏日謝送團扇涼枕啟

周王鵲翅。扇號游飄。韋后豹頭。枕名辟魅。宋主畫成蟬雀。唐宮寶製鸕鷀。是物雖奇。非時弗貴。當茲消夏。祇取迎涼。浦葵窈窕。謝公捉此欣然。摶榴纏漫。張子賦成率爾。七輪持贈。不殊元寶。龍皮雙檠。攜來可比商山鹿角。倚鳥皮之几。塵尾同揮。卧白石之牀。魚鬚共捲。豈上班姬紈素。裁作合歡。玉女紅蕤題為益壽。許持障面。不教憔悴王郎。取代曲肱。儘足逍遙莊子。庾亮南樓之上。習習生風。陶潛北窗之前。于于入夢。

謝人餽藥啟

僕風月膏肓。煙花痼疾。同馬卿之消渴。比盧子之幽憂。忽啟雙魚。如逢扁鵲。贈之芍藥。投我木瓜。紫蘇與白芷。同香黃檗共紅花。相映雖云小草。即是大丹。月宮桂樹竊自姮娥。台洞桃花採從仙女。一杯池水堪資文室之談。半七神樓頓醒鈞天之夢。肺腑能語。羊叔子豈有醜人耳目。發皇楚太子無勞謝客。

代陳相公答馬總督啟

伏以青袍白馬。千城生玉帳之威。紫蓋黃旗。甲仗壯金壇之色。筦北門之鎖鑰。德南千家繡。東國之衣裳。福星一路。天子命之六月。老臣誦以清風。恭惟某官奮跡從龍。膺符分虎。名標銅柱。伏波之家世堪傳。策著金城。橫海之樓船。足絕六轍三畧。有熊羆虎豹之才。八陣五花得天地。風雲之氣。萬邦憲其文武。四國待以蕃宣。爰駕雙車。往綏三輔。鸞書玉軸。降自宮中。壽甲珊瑚。專于闔外。鎖將金鎖。印銷海岱之烟。鉤用玉鉤。簾捲燕臺之月。綸巾羽扇。鐵如意指揮三軍。緩帶輕裘。金僕姑獨當一面。漁陽老將。皆墮赤羽之旂。魯國諸生。半入紅蓮之幕。河山萬里。歌舞紛來。雲日九重。股肱斯托。某海隅固陋。冀北駕駒。濫吹竽于金門。懼覆餗于玉鉢。延英東閣思范公數萬甲之才。議事南衙。求孫子十三篇之畧。庚樓在望。每懷風月之談。李壁方新。長燭斗牛之氣。有書尺一。辱文藻之纊紛。其車三千。佞性功之赫濯。路車乘馬。遠慚雙鯉之投玉案。金刀未展。七襄之報。

上龔總憲書

恭惟閣下北斗上公。南山君子起大小龔之後。卓爾不羣。介左右流之間。我然獨秀。有鐵石梅
花之氣概。兼山川香草之風流。鼓吹六經。而丘索典墳。如琴瑟笙簧之並。奏鹽梅九鼎。而兵農
禮樂若羔豚蠶犧之咸宜。爰貳興鳩。白雲起而圓扉鞠草。俾專司馬紫蓋見而玉帳生風。久造
膝于席前。遂彈冠于柱後。擅烏府先生之望。七貴泥樓。聽驄馬御史之謠。三公避路。摧剛直枉。
舍狐狸而問豺狼。指佞觸邪。視鷹鵠之逐鳥雀。霜風捲地。霖雨回天。朝廷頒其議于政事之堂。
則為快活條貫。草野錄其書于金石之錄。皆曰忠愛文章。總一臺之紀綱。搘橫易角。秉九流之
刀尺。尊盍龍門。庶乎得聖人之清。如此任天下之重。雖兒童走卒。盡知安石之為蒼生。况屬吏
門生。不仰季長之有絳帳。聞風能立。覩海思歸。伺吳下阿蒙。南州孺子。操三尺管。輒輕千騎東
方。擁五車書。漫擬百城南面。十年不遇。遂令鄧禹笑人。四海無儔。未見鮑生知我。臣飢欲死。壁
立相如。予去何之。塗窮阮籍。竟折腰于五斗。將糊口于四方。仕有時乎。為貧顧慚小草。出無辭
于排難。正遇盤根。達成功名。端憂歲月。王粲登樓之日。淚滿青衫。班超出塞之年。愁生白髮。李
將軍之故地。夜聽邊聲。王車騎之間。曹。朝看與氣文成鸚鵡。禰衡悲戶冢之間。跡寄鶴鵠。張華
感樊蘽之下。翟尉之門。羅雀。松菊無存。史雲之金生魚。樵蘇不爨。焚琴煮鶴。一飽無時。納履捉
衿。孤寒何地。坐然明于堂下。孰許論心。蓬甯咸于車前。誰憐扣角。鸞臺鳳閣。無非甲乙之木。革
野磻溪。終是斗筲之器。以家門考經濟。則由求從政。甯居陽貨之先。以科第論文章。則李杜稱
詩。必出顏標之下。自非九方。相馬肯略。牝牡驪黃。或者大匠。掄材不棄。輪囷枯朽。荆山不剖。下

和泣血以相明。豐城久埋雷煥望氣而自躍。鍾期未遇朱絃無三歎之音。般郢當前鉛刀有一割之用。求人非易。知已良難。昔國子先生屢上書于宰相。汝南太守亦自贊于康成。愚固不倫。願實相等。楷模在望。孔融登元禮之門。奇字滿牀。侯芭入子雲之室。敢言桃李。聊借參苓。伏望尺寸兼收。斗升分潤。操其長綱。援絕壑之行人。假以餘光。照寒鄰之績女。老驥伏枥。尚効馳驅。飛鳥依人。甯忘飲啄。苟以蟲臂鼠肝為足用。將附龍鱗鳳翼而彌彰。至乃風雅一塗。不啻編摩數載。湘東三管。筆冢曾封。鄼下五言。詩城自纂。登山臨水。不無刻羽之聲。弄月嘲風。每有雕蟲之悔。方外司馬。長嘯恒多。江東步兵。短歌間作。辟草蛩之吟雨壑。真布鼓之過雷門。所賴弘獎風流。抽揚月旦。排沙簡寶。含短收長。點鐵成金。改姻作好。筆則筆。削則削。一字南金。步亦步。趨亦趨。終身北面。小子有造。荷明師之教成。大言不慚。資鉅公之絕倒。

再上龔總憲書

語云。士為知已者用。女為悅己者容。然則士非知已。固無可用之日矣。夫使士終身不遇知已。而不用。或誤為不知已者所用。二者皆無足惜。惟是遇知已矣。上欲援之而阻于格。下欲攀之而懸于勢。逡巡却顧而時已去。機已失。使知已有不獲用士之憾。使士有不克効用知已之羞。斯足為天下所大痛耳。今有畜千里之馬者。以駕鹽車于九折之城。旁人不識也。伯樂過而識之。其馬淒然長嘶。伯樂亦潛然流涕。乃告其主曰。此良馬也。又稍稍語其旁人。然是馬也。風霜憔悴之形。厓谷顛踣之狀。皮相者無一取焉。且田野之子。農行三十里。賈行五十里。乘千里馬。

女之雖其旁人亦無能以千金市之者。設有圉人牧吏飾以金羈絡以玉勒騎而致之長安大道之東洛陽小苑之西。星飛電躍光采炫耀。左右歎美價增十倍。然是馬也。甯老死于九折之坂而不願為圉人牧吏所得。何者。感伯樂之一顧而思為之用也。今世所謂伯樂者。舍閭下其誰哉。攬四方之紀綱。秉百工之刀尺。位已尊矣。望已隆矣。文章經濟赫然稱當代。一人矣。而猶傾心于下吏。肯首于愚生。寢尺寸之木。揚纖毫之美。故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莫不慕閭下之知。洞為特奇。而幸洞之受知于閭下。為獨至也。然洞之年。已踰三十矣。跕躋于卑官。接連于絕塞者三年于茲矣。今秋一病五十餘日。假使三日不汗。七日不食。則卒然溘霜露。墮溝壑。雖欲長侍門檻。豈可得哉。又使掌銓衡者計其年限。等其資格。授以遠方一丞。則洞必流離坎壠于山巔水涯之外。終不得奮其舌而昂其首。否則南山之南。北山之北。洞將長為農夫以沒世。而王階方寸地。迄不敢望焉。洞固已矣。獨使長安四方之士。郵相傳說以為有知己如此。而士尚不用。有士如此而尚不為知己用。相須何殷。相遇何殊。有不慕者轉而為歎。幸者變而為悲哉。昔馬周年僅四十餘耳。太宗及其壯而用之。遂成貞觀之治。賈誼年亦三十三。文帝知而不用。竟死長沙。向使文帝及賈生之壯。而盡其才。功名豈在馬周下。而二子遇不遇懸殊。春則以賈誼排于絳灌。馬周引于常何。士固伸于知己而訟于不知己者。諒矣。夫才雖天生。而器由人造。豫章之木。莫不知其良也。荆山之璞。莫不知其貴也。然木與石默而不言。一旦有匠焉。斧之鋸之。曲之以為輪轂。方之以為門戶。有匠焉。琢之磨之。雕之以為杯筭。飾之以為佩環。而木與玉

終無言以自明焉。徒使建章之樗櫟，明堂之碱砾，笑人千載，而其時即有卞和郢石者見，亦相與悔恨而莫及。豈不哀哉！然馬之遇伯樂，木之遇郢石，玉之遇卞和者十有八九，其不遇者偶耳。顧與其流涕于未遇之時，悔恨于不遇之後，不若馬之善鳴，木與玉之能言者，脫田野之足去拙匠之手，不為圉夫牧吏所得，與樗櫟碱砾所笑，故以狂瞽之言陳于知己之左右，幸憫而察之。

上曹通政書

洞聞之，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是以毛遂贊于趙，相君子譏之，方朔鬻于漢廷，賢者為恥。語曰：抱璧途乞，無為貴寶；儒者大雅，固不屑矣。然而騏驥逐九折之坂，見伯樂而長嘶；梧桐生于千仞之岡，遇子牙而發響。何則？相皮者衆，知音者希。鹽車雖困，不邀剪拂于園人；梁木雖隆，不吐宮商于匠石。此越石求伸于知己，昌黎貴遇于大賢，豫讓許身于知伯，侯喜矜色于盧公。古既有之，今亦宜然。夫車鐸至微，苟勗取以和樂；豐材垂朽，葵蕡斷以成琴。牛溲馬勃，而越人求之；竹頭木屑，而陶公不棄。是故物無美惡，當時則貴，士無賢不肖，遇人則名。遵陰入宮，目以蛾黛；登陛登俎，配于雕胡。撥其枝葉，則椒蘭無馨；香之萎假其羽毛，則燕雀有飛鳴之勢。所以蟠木求其先容，圭璋貴乎特達，兩美必合，尚庶幾焉。恭惟閣下四海偉人，千秋作者。文章高視西京，意氣比倫東國。如泰山北斗，莫不仰其高；而景星慶雲，爭先覩為快。方今大道平康，四門雍穆。鶴鷺盈于九列，夔龍布于兩階。而閣下于于焉至，謭謭以昌

作朕股肱為王喉舌。宣室之論天子獨重賈生。武帳之奏公卿皆憚汲黯。矧夫蓬茅布褐郡邑
簪纓接其丰采草木之藉陽春承其美談魚龍之逢風雨有不延頸龍門摩肩鐵限者哉若伺
春江表腐儒蘆中窮士讀古人書五經六藝之說既聞其詳友天下士三君八及之名亦知其
概志大而才不逮氣矜而力不足名隨謗至命與仇謀書十上而不行學三年而不設易衣并
日悲歎窮廬于是遠追抱關之義近維捧檄之心身既可以許人仕有時乎為養夫莊周游戲
于漆園曼倩浮沉于金馬達人之高致也長孺薄淮陽而不為士元守未陽而不治志士之遠
謀也以侗視之皆非其比自無舊業敢恥微官一命雖卑陳力就列孰意蹇而又蹇故此邊關
長沙卑濕賈太傅之傷生潯陽蕭條白司馬之掩泣既謝投筆之功但增掣肘之患頗抱鳴琴
之興時懷索米之憂歌不飽而兒啼賦無衣而婦歎涼風九月塞雁南飛哀杵亂鳴悲笳互動
望長安而日遠睇吳市而雲飛秦公子之登樓楚大夫之處廊感時撫景惆悵何言亦嘗驟首
青冥思自奮激而泥塗侷促振拔無由唐人謂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以侗年境當之正子
桓所云已成老翁但未頭白耳夫漢以策取士而班馬楊雄不與唐以詩制科而李杜浩然遺
之下者勿論豈子虛太玄不及公孫春秋北闕南山不如湘靈鼓瑟乎然非破拘掌之貽馳域
外之觀鮮能物色于風塵網羅于寥廓世俗悠悠奉明經為鴻寶秘聖書為金科執斯以擲則
屠釣胥靡終非俊物貲郎掾吏必乏奇才磊落不羈之士有槁死岩穴投老遐荒耳惟能揚眉
抗舌陳誠懇于本朝行詰談于當路哉雖然甯戚不恥飯牛而商歌以感管仲王猛不羞拊蠶

而雄辨以動桓公。李白上書相國。而自署海上釣鯨客。王適投刺將軍。而自名天下奇男子。伺雖不敏。請侍下風。倘不麾之門外。則升堂入室。小子何敢讓焉。金非莫邪。而類躍冶。玉豈連城。而將泣血。賤似葑菲。而思下體之採質。同駘駕而求一顧之知。齒牙餘論。願先生勿惜也。洞自束髮。學為詩歌古文詞。慕吉甫之穆若。懷德璉之斐然。戶牖都着刀札。遂有然昌黎以為大慙。子雲悔其少作。世無玄晏。則太冲三都。未免覆瓿耳。以閣下黃初家世。正始元音。金石笙鏞。會聾而鼓。秋水向若。奚啻大巫。顧鳳輝丹穴。華蟲猶飾于林中。虎嘯谷風。蟋蟀尚吟于床下。雖不自諒。各有所長。青蓮烏夜之作。賀監解貂。昌谷雁門之行。文公秉帶。才雖愧于古人。事實希于往轍。絕塞無友。俗吏寡聞。竊恐刻鵠不成。探驪未得。守井蛙之貽貽。遼豕之噬噉。敬錄篇什。仰陳函丈。幸而教之。感且不朽。以筵撞鐘。以蠡測海。故言無章。伏望寬其督責。少垂察焉。

與宋荔裳憲副書

前者仙舟經于敝邑。殊乏茭蒲之獻。虛邀蓬蓽之輝。顧影知慚。望塵增悵。恭惟閣下爰自燕山。聿綏海甸。風流吐納。襟三江而帶五湖。才略縱橫。競千巖而爭萬壑。黃旗晝見。紫氣秋高。某本旅廬。有如樗櫟。嘗仰昌黎之北斗。得交安石于東山。邂逅登龍。追隨附骥。竊訂千秋之雅。相將十載于茲。至如季布居官。恒遭謗議。屈平去國。不乏離憂。每荷包容。更加推輓。此拔山超海。負德難勝。垂露懸針。書思不盡者也。惟是放逐以來。窮愁日甚。叩門乞食。終無一飽之歡。閉戶著書。未免單寒之苦。歎遭逢其已矣。矢報効以何從。信乎枯木朽枝。無取才于哲匠。或者遺簪墜

履不見棄于仁人。決西江之水可活枯魚。垂北海之雲。自依窮鳥。雖有駕馬。差許驅馳。毋論鉛
刀。亦堪割割。庶幾田文門下。仍留長鋏之賓。庶亮樓中。不去胡床之客。既兄行李。時候旌麾。率
爾無文。定資絕倒。

答周侍郎書

僕束髮受書。即知中州有元亮先生。昌黎所謂景星慶雲。潁濱所謂高山大河也。今乃得登龍
門。親燕笑。不勝喜慰。二十年夢寐為不虛矣。僕亦嘗北走燕趙。南入閩越。中厯齊魯楚豫之區。
求當世之大人先生者。而從之遊。大約錢穀之外。別無政事。簿書之外。別無文章。拜跪之外。別
無面目。酒食之外。別無肝膽。天下士有投一刺。獻一書者。不標之大門。則束之高閣耳。嗟乎。被
龍章于裸壤。奏韶樂于聲俗。誰為為之。孰能聽之。此虞生所以歎恨于青蠅也。求其下士之誠
好文之篤。如閣下者。有幾人哉。信乎。相須之殷。而惜乎。相見之晚。使僕于二十年前。遊大賢之
門。稍得吐捫蟲之談。奮雕蟲之筆。斟酌千秋。馳驅萬里。或有可觀。小草雖微。亦藥籠中物也。至
今日周游晚歸。風雨相半。焚書瘞筆。投老空山。雖有尺寸之才。亦焉用文之而已。雖然。僕之向
往。則有在矣。濟南生云。國家無吾輩文章之士。則鳳鳥不鳴于岐山。而仁獸化為搏杌。夫麟鳳
雖不常生。然必間世一出。不然。者怪鷄登壇。野干執幟矣。鶠鵠決于榆枋。亦慕丹山之彩。驥黃
砰磕。淜湃與潮音相答。洵奇觀也。尺牘一選。尤見精詳。子桓稱元瑜書記翩翩作樂。而劉公一

紙至賢于十部從事。豈小道哉。竊不自揣。錄近作數首。呈之典籤。明鏡在前。雖嫫母無所匿其醜矣。亡友湯卿謀。少年早夭。其遺集湘中草。可以傳世。而未得其人以傳。知明公于存沒之誼。最深。故摘其尺素數則。寓覽此。未足盡人才之萬一。蓋哀其無聞。庶乎附作者以彰焉。伏惟留意。

寄王大宗伯書

侗自辭絳帳。遂出青門。策蹇足以言旋。挂征帆而長往于斯朱夏。爰渡黃河。雖去國之悲。平生已矣。而歸田之適。意氣浩然。松菊猶存。琴樽無恙。便當躬披短褐。手執長鏡。釣魚東海之濱。種豆南山之下。聊云卒歲。敢曰違時。惟是刀筆小吏。受至尊之知。章句庸儒。奉大賢之教。而功名不如。學業無聞。霜露忽周。草木同腐。以此抱愧。未能解憂耳。然而易著見幾。書稱知命。侗雖不敏。請事斯言。所賴仰託門牆。俯哀溝壑。知白雪之寡和。附青雲而益影。苟達微忱。甯愁遠道。時因羽便。率候興居。書不盡言。翹首而已。

寓陳大司空書

侗嘗聞之古人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而語又云。士為知己者用。二說似相反。而實相成也。夫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君子非之。然揆之人情。有不能已者。士當貧賤之時。居無鄉曲之譽。出無廓廟之援。名沒齒而不稱焉。設有一人。哆口而譽之。垂手而援之。俾得奮其舌而伸其筆。雖未榮貴其身。鮮有不感于心。動于色流。連慨慕而不能忘者。虞翻所謂天下得一人知己。可不恨。

也此在比肩之輩尚為刎頸之交而況遇合于鉅公見推于大賢乎。鄒陽有云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信乎莫為之前。雖美弗彰士之待舉亦猶是矣。顧古之薦賢者舉爾所知而已周公之時執贊而見者十人還贊而見者三十人貌贊之士百餘人趙武所薦白屋之士筦庫者六十家豈必人與之相得家與之相識哉。今之薦賢者則異是。非有肺腑之戚則弗親也。非有銜盃酒之歡則弗信也。無左右乎繆公之側則弗思也。不日掃平陽之門則弗見也。雖有盛名之下觀聽望深而聞聲相思進前不御者多矣。何者人未易知知人不易恐其名不副實因而累我也。怨不酬德反而負我也。蓋陳訥舉茂才不以實削戶二百何武舉正直者盤辟失禮亦坐左遷至李德裕薦白敏中不惟背之又下石焉是以當路公卿雖其平生握手之交猶豫而不敢任囁嚅而不肯談况乎越拘撏之議馳域外之觀用心于無望之地施恩于不報之人哉。若閣下之與侗雖吳越相去三百餘里未嘗一望見顏色也。以大司空之尊俯視邊庭散吏不啻上下牀之別也。侗之歸田灌園已二十年矣未嘗有人書寸牘及長安貴人之門也。雖有謬悠之說荒唐之言著之詩文傳於流俗者其為技亦已薄矣且少不如人老將至而耄及之其學業進否未必有加于昔也而閭下毅然獨斷選于衆人之中達于天子之側此非深知侗者不能今也皇上親試闕庭猥蒙採錄擢之侍從之班令以纂修之職則庶幾奉命承教可幸無罪矣。若侗自揣樗櫟之質非棟桷之需締綯之材無黼黻之用萬一奏對不稱上旨擯斥而去固其所也豈不羞門牆而

貽笑當世之士乎。誠不知閣下之知侗者何等。其舉侗者又何說也。雖然閣下之知侗深矣。而侗尚未能受知于閣下者。侗故廢已久。且有犬馬之疾。杜門却軌長為農夫以沒世。其出山之恩。如牧羊者之鼓吹車蓋。未嘗夢及之也。一旦奉詔。重登仕籍。身本吏也。豈敢驕語高尚。但以麋鹿之性。被犧牛之尤。既不合時。亦違所好。去秋復遭亡妻之變。悲傷涕泣。方寸亂矣。雖欲勉自修飾。以圖報稱。其道無由。前曾詣部請急例。不見許。稍俟史局告成。便當上表陳情。乞骸歸里。釣魚種豆。以終餘年。此侗之素志也。然則侗固不能為知己用。即閣下亦焉用侗為哉。閣下固未嘗與侗相見。但聞吳下有此阿蒙耳。亦未知侗之頹唐潦倒。一至於此。然其薦賢為國之心。固未嘗與誠。然而不為公門挑李計耳。此固一人信之。羣公諒之。而侗所流連慨慕而不能忘者。此也。侗以一介書生。往受先帝凌雲之賞。今皇上起之草茅。置于翰苑。兩朝知遇。雖子雲相如殆無以過。而閣下與大司馬王公前或推之後或挽之。獎進踰分。誠非所堪。然侗得知于吾君。吾相亦已足矣。豈必日受千金之賞。一歲九遷其官乎。侗之赴詔。值閣下奔喪南還。未獲謁謁。都門羈絏。侍側尚未有期。敢以奏記先之。然叔向不謝祁奚。而韋澳唐介亦恥呈身識面。俟問之不時。儀文之不備。皆非閣下之所責也。侗再拜。

公致王孝廉書

愚聞春秋責備賢者。蓋以忠孝節義之事。惟賢者能為。人有忠孝節義之事。亦惟賢者能曲成之。樂與之。雖詩書所載數千年以上之事。聞之莫不喟然嘆興也。况生在同時者乎。雖道路